



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吉祥物形象。“骐骥”“骥骥”“驰驰”“骋骋”四匹骏马,活泼可爱、意气风发,与晚会主题一脉相承、相得益彰。吉祥物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不同时期马的经典形象,并将流云纹、山云纹等千年纹样“穿”上身,充盈着生生不息的历史美感和万象更新的时代气象,饱含马到成功、前程似锦的美好寓意。其中,“骋骋”的设计原型为普氏野马,是地球上唯一现存的野生马种,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。

野马骏驰 生生不息



在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普氏野马饲养繁育基地,一群普氏野马在奔跑。
图源新华社

普氏野马,并不普通

普氏野马,又称蒙古野马或准噶尔野马,是马科进化史上最后的野生瑰宝。与经过人类数千年驯化、形态各异的家马相比,它完美保留了马类最原始的基因。普氏野马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“普”的名字,来源于它的发现者沙俄探险家尼古拉·米柴洛维奇·普热瓦尔斯基于亚洲中部的探索发现。其后,学者波利亚科夫根据其提供的皮张及头骨标本,于1881年将这种普热瓦尔斯发现的野马正式命名为——普氏野马。

普氏野马的体长一般在210厘米左右,肩高和尾长分别约为110厘米和90厘米,体重约350千克。它们体格紧凑健硕,比家马略小,充满荒野所需的爆发力;头部较大,面颊短钝,口鼻尖削,配以粗大的牙齿,适合啃咬坚韧的荒漠植物。其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毛色与斑纹:夏季背部呈浅棕色,腹部渐变为黄白色;冬季则披上长而厚的浅黄色“棉袄”。其短直如刷的鬃毛,以及束状长尾,与家马飘逸的长鬃形成鲜明对比,诉说着未经雕琢的原始野性。

在严酷的荒漠、半荒漠及山地草原中,普氏野马进化出了高度适应的生存策略。它们以家族为单元,由一匹经验丰富的强健雄马为首领,结成5匹至20匹的稳定群体,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。晨昏时分,它们前往水源地,白天则在开阔地活动、觅食。其感官极其敏锐,性情机警,善于长途奔走。当狼群等天敌出现,它们时常围成防御圈,将幼驹护在中央,以坚蹄利齿集体御

敌,展现了高度的社群智慧。

普氏野马的菜单是荒野的馈赠,以针茅、驼绒藜、芦苇、芨芨草等为食。冬季,它们能巧妙地用前蹄刨开积雪,寻找深埋的枯草。其耐渴能力惊人,可数日不饮水,仅从多汁植物中获取水分。每年4月至6月发情交配,经过长达十一个半月的孕期,雌马在次年春天产下一驹。幼驹出生半小时左右后便能跟随行走,跟随母亲,融入家族的奔流。这种2岁性成熟、寿命可达30年至35年的生命节奏,使其能在严酷环境中稳定维系种群。

正是这些深植于基因的古老习性,赋予了普氏野马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。普氏野马是生物进化的典型代表,具有别的物种无法比拟的生物学意义。作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,尤其在维系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的完整,尤其是在动植物相互作用和协同进化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它们的采食控制了植物群落的高度与演替,它们的迁徙传播了种子,它们的活动影响了小型动物的生存环境,如同撑开一把巨大的生态保护伞,庇护着整个生物群落的完整与健康。

然而,这支延续了6000万年的血脉,却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戛然而断。曾经因过度猎捕、栖息地遭受破坏,以及气候变化,普氏野马的野生种群在20世纪70年代于其原生地被宣告灭绝。此前被运至欧洲动物园的个体,成为这个物种在世间的最后遗存。

“野马返乡计划”

“野马返乡计划”——这场史诗般的物种拯救行动,于1985年正式启幕。中国政府以非凡的远见和决心,从英国、德国、美国等地先后引回24匹珍贵的普氏野马,在新疆吉木萨尔建立了首个繁育研究中心。甘肃也紧随其后,引进18匹野马,建立了自己的保护基地。这是一项没有教科书可循的科学实验。科研人员与保护工作者扎根戈壁,从零开始摸索。他们深入研究繁殖规律,优化饲料配比,攻克了普氏野马繁殖成活率低的技术难关。建立疾病防控体系,确保种群健康。通过日复一日的耐心观察,解码它们的社会行为与交流方式。每一项突破,都凝聚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艰辛。

真正的考验在于野化。2001年,一个载入中国保护史册的时刻到来: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,27匹普氏野马第一次冲出围栏,奔向祖先驰骋的荒野。蹄声如雷,尘埃飞扬,那是自由的号角,也是物种命运转折的宣言。多年来,新疆累计野化放归普氏野马176匹,成功建立了多个能够自我维持的野外家族,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达561匹。

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从2010年试验性放归,到2023年将种群迁入纯野外湿地,野马们成功跨越了从半野化到完全野生的关键门槛,种群数量已

达266匹。与此同时,宁夏贺兰山、内蒙古大青山也相继迎来了来自新疆的野马“拓荒者”,并成功实现“添丁进口”。目前,新疆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四地普氏野马达800多匹。通过跨省区协作,一个连点成片、相互呼应的野马种群复兴网络正在中国西部逐步形成。

普氏野马从最初的11匹到如今的近千匹,中国用40年时间,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重引入史上的成功典范。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也因此将普氏野马从“野外灭绝”调整为“濒危”。监测显示,这些重归荒野的精灵已成功适应了野外环境,其野外生存技能、野性行为、生理乃至遗传多样性都在恢复。普氏野马的重生,是一个关于大国担当、科学精神和人性光辉的故事。它得益于持之以恒的高度重视与投入,得益于一代代科研护林员的青春坚守,得益于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,也离不开日益觉醒的公众生态保护意识。

当成群的普氏野马在中华大地自由奔腾。它们的每一次呼吸,都串联着6000万年的过往;它们的每一个蹄印,都拓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。这些从世间深处驰骋归来的荒野精灵,正以其愈发雄壮的族群,为我们奏响一曲生命不息、希望不止的恢宏乐章。

扎根荒原,四十余载守护普氏野马

“虽然艰苦,但守护野马让我觉得工作特别有价值!”已近花甲之年的新疆保护区管理中心野马研究所负责人杨建明说。1988年3月8日,准噶尔1号出生,这是“野马返乡”计划启动以来,在中国繁殖的第一匹野马,标志着普氏野马繁育闯过了适应关、繁殖关。但研究所并不是它们真正的“家”,它们的家在广阔的准噶尔盆地深处。让野马真的变成“野”马,是一件艰难而充满未知的事情。

2001年8月28日,那个野马首次放归的早晨,深深刻在杨建明的脑海里,他当时是保护区昌吉管理站站长。野外放归点邻近216国道,是一个叫别勒库都克的地方。27匹野马经过300多公里的运输,走出运输箱后,犹豫了很久,在工作人员的驱赶下,终于放开脚步,走进了茫茫荒野。这次野放在杨建明看来并不成功:当年冬天出现了连续3天零下40摄氏度的

极端天气,野马被冻死了3匹。

如何让在研究所“养尊处优”的野马,逐渐适应野外环境?第二年野放前,研究人员先让野马在半散放区模拟接近自然状态生活了半年。“在研究所,一天喂两次,但在3万亩的半散放区,三五天才喂一次,以此训练它们独立生存的能力。”杨建明说。这一批野放的野马,次年野外自然繁衍出了健康的下一代。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野放成功。”他表示,被人类培育的野马,终于回到准噶尔盆地的原野故乡。

现在,野马的繁殖、野放工作已实现突破,最急需解决的是野马近亲繁殖的问题。杨建明介绍,研究所建立了完整的野马谱系档案,目前还对100多匹野马进行了DNA图谱鉴定,筛选出亲缘关系较远的野马进行组群,同时还在申报人工繁育技术课题,期待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